



CISS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6 月 10-12 日)

1、美国兰德公司：博弈论视角下通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竞赛的均衡战略

6 月 1 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战略技术办公室主任菲利普·鲁特（Philip Root）的研究报告《通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均衡战略》。报告将中美通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竞赛与冷战核军备竞赛进行类比，通过多阶段博弈模型系统分析战略互动规律，为决策者提供战略稳定的分析框架。尽管相互合作能带来最大地缘政治优势，但相互确保人工智能故障（MAIM）仍主导战略均衡，双方均有动机通过软硬件破坏阻碍对手人工智能发展。研究强调，只有当各方充分认识到通用人工智能误用、对齐失败、技术扩散带来的累积性生存风险将导致双方同归于尽时，才可能打破恶性竞争循环。此时，共同的灾难性威胁会创造合作机会，推动形成支持通用人工智能技术防扩散的稳定均衡。报告认为，该框架清晰揭示了通用人工智能竞赛的内在逻辑，为推动负责任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788-1.html>

编译：钟珺雯

2、美国兰德公司：评估人工智能工具滥用能力的观测站

6月1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欧洲部新兴技术与韧性部门主管萨娜·扎卡里亚（Sana Zakaria）等人的文章《人工智能生物工具风险指数观测站》。文章介绍了兰德公司正牵头开发的人工智能生物工具风险指数观测站（RIO），这是一个持续更新、自动化辅助的平台，用于评估人工智能生物工具的滥用能力。人工智能虽加速了药物研发与合成生物学进步，但相关工具也可能被恶意用于设计具有免疫逃逸能力或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此前，兰德与长期韧性中心合作构建的全球风险指数已对57种先进工具进行静态评估。然而，这类一次性评估缺乏实时性，各国监管也呈碎片化，全球缺少一个能追踪人工智能生物工具快速演进、易得性与扩散态势的专门机制。为此，RIO应运而生。RIO是一个持续更新、自动化辅助的观测站，以公开网站形式提供高层级摘要与可视化信息，并设有面向可信政府的受限专区。其核心是一条由特定领域语言模型驱动的分流流水线：通过自动化网络搜索近乎实时地发现新工具，进行初步风险筛查与优先级排序进行专家评审，随后对工具的能力、易得性及两用或滥用潜力进行系统性评估。观测站还设有第二条工作流，即面向开发者的“RIO计算器”。开发者可输入模型特征和部署选择，生成经校准的风险自评，并获得自愿性防护措施或相关风险管理资源的提示，从而在创新过程中理解并减轻风险。

<https://www.rand.org/randeurope/research/projects/2026/risk-in>

dex-observatory-for-ai-biological-tools.html

编译：张佳延

3、美国《外交学人》：现有政策与量化标准可修正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工具

6月5日，美国《外交学人》网站发表研究员莫伊拉·惠兰（Moirá Whelan）与耶斯佩尔·弗兰特（Jesper Frant）的分析文章《修正冲突中的人工智能》。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工具正重塑现代战争，但其安全性与有效性饱受争议，甚至引发平民伤亡。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确立的“妇女、和平与安全”（WPS）框架及国家行动计划（NAPs）已被多国纳入军事条令，但现行大模型在模拟战场实战简报时存在严重盲区，同时在缺乏干预的情况下难以胜任高风险的和平与安全决策。文章强调，鉴于军事指挥官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依赖日益加深，政府与军队必须在采购前及使用中进行严格合规测试，扭转当前过度聚焦目标识别、抗干扰等纯技术指标而忽视政策合规性的倾向。文章认为，当前冲突中的治理滞后本质上源于国防采购与合同管理机制的失败，使得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往往流于空洞的伦理原则。未来应通过立法将和平建设与人类安全标准强制纳入技术采购合同，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明确的公共利益基准，确保人工智能工具在赋能前线的同时有效降低冲突风险。

<https://thediplomat.com/2026/06/fixing-ai-in-conflict/>

编译：孙韵雯

4、美国兰德公司：美英合作构建前沿人工智能国家级安全体系

6月8日，美国兰德公司与牛津大学网络与技术政策项目发布中期报告《推进美英合作，保障前沿人工智能安全》。文章认为，当前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难以独立应对国家级威胁，美英应依托既有安全合作基础，共同提升前沿人工智能安全能力。多数实验室能够抵御一般网络攻击，却缺乏应对国家级对手所需的情报和基础设施防护能力。相比单独建设安全体系，美英合作能够整合双方长期积累的安全资源与制度经验，提升跨国实验室的安全互操作性，降低重复投入和合规成本，并在竞争对手主导替代性治理模式之前率先塑造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规范。为此，文章提出以威胁路径而非传统线性安全等级为基础的五大安全集群框架：强化访问与接口安全；保障开发与供应链安全；加强监测与事件响应；完善人员安全管理；提升物理与环境安全。各集群围绕不同攻击面并行推进，并根据威胁情报动态调整安全重点。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提出七项政策建议，包括：建立联合威胁情报机制、推进硬件安全研发、加强人员审查、强化供应链安全、开展红队测试、实施联合危机演练以及制定统一安全标准。文章最后强调，美英应通过协调安全标准和整合互补能力，构建动态、风险导向的人工智能安全体系，在塑造全

球安全规范的同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4764-1.html

编译：杜宛鸿

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南方国家如何跨越人工智能鸿沟？

6月8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高级研究员兰德里·西涅（Landry Signé）的文章《如何弥合全球人工智能鸿沟》，探讨全球人工智能鸿沟的成因与弥合路径。文章认为，人工智能鸿沟不仅体现在技术部署层面，更涉及能源系统、数据中心、供应链与地缘政治权力等基础投入。第一，当前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投资高度集中。全球仅32个国家设有人工智能专业数据中心，且多位于全球北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8%，生成大量数据，却因基础设施匮乏而不得不将数据送往境外处理。第二，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分化态势。全球南方国家侧重应用人工智能与效率导向创新，如南非InkubaLM compact语言模型聚焦斯瓦希里语、科萨语等非洲语言，以边缘计算实现本地化任务处理。第三，数字采掘主义问题突出，全球南方国家数据被提取后送往境外处理，价值却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获取。在治理层面全球南方国家也处于被动接受规则的地位。对此，南南合作应从外交走向实施，推进建设联合基础设施与共享数据集；全球南方国家应参与共建包容性治理架构，将本国数字基础设施经验转化为

规则制定话语权。文章强调，人工智能鸿沟并非不可避免。若缺乏战略干预，鸿沟将固化为结构性不平等；若策略得当，全球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可持续基础设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跨越鸿沟。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to-bridge-the-global-ai-divide/>

编译：张方琼宇

6、美国CSIS：美军加速构建人工智能驱动指挥体系

6月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研究助理马特·曼德（Matt Mande）与前高级顾问格雷戈里 C.艾伦（Gregory C. Allen）的文章《Maven 智能系统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文章认为，Maven智能系统（MSS）已成为美军推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CJADC2）的关键平台。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与多源情报数据，MSS正在重塑美军情报分析、目标识别和作战决策流程，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作战体系核心基础设施转变。MSS主要解决美军长期面临的三大问题。一是情报数据激增与分析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随着卫星、无人机等侦察平台持续产生海量数据，人工分析已难以满足作战需求。MSS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和标注目标，大幅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使分析人员能够聚焦关键目标。二是多源情报实时整合困难。MSS整合卫星图像、无人机视频、雷达探测

和信号情报等多种数据源，实现战场信息实时共享和可视化展示。三是目标识别与火力打击存在割裂。MSS将目标发现、行动方案生成、武器平台选择和打击效果评估纳入同一系统，显著压缩决策时间。MSS已被五角大楼视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美军将继续推动MSS与更多人工智能模型及作战系统融合，加速构建以人工智能驱动的指挥决策体系，从而维持其数据驱动决策优势和全球军事竞争优势。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maven-smart-system-and-what-does-it-do>

编译：高美琳

7、美国《国家利益》：美国须与中等强国联手

6月9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出版人保罗·J·桑德斯（Paul J. Saunders）的文章《美国为何需要与全球中等强国合作》。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转向更单边、更狭隘地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促使美国从欧洲到亚洲再到中东的盟友与伙伴进行深刻反思。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公开主张中等强国应团结起来，更多国家则在暗中加强协调。所谓“中等强国”实则并非“中等”，它们位列全球前二三十大大经济体（排除美中两国），多为富裕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少数为沙特、阿联酋等产油国，以及印尼、墨西哥等主要新兴市场。中等强国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们作为大国目标或附带

损害损失巨大；另一方面，它们拥有最多的应对工具。它们从约束大国的规则中获益匪浅。近期，加拿大与日本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印度启动自贸协定谈判，与澳大利亚展开防务、能源等磋商；欧盟与墨西哥推进全面伙伴关系及贸易协定；韩国向欧洲派遣特使推动军售，包括向波兰出口潜艇；阿联酋考虑与韩国联合开发战斗机以降低对美制系统的依赖。这些横向联系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武器系统多元化可能减少出口、就业及研发利润，推高美军装备成本，削弱美国对盟友的杠杆，使双边外交更趋复杂。文章认为，美国必须适应与二十多个中等强国打交道，建立新的领导角色。如果失败，未来美国将在海外面临更高成本、更少机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the-us-needs-to-work-with-the-worlds-middle-powers>

编译：白一冰

8、美国PIIE：美国极限施压危及巴西金融主权

6月9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其高级研究人员莫妮卡·德·博尔（Monica de Bolle）的文章《美国对巴西新施压威胁其金融自主权》。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近期通过滥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将巴西央行旗下的即时支付平台PIX定性为“歧视性”贸易壁垒，并威胁对大部分巴西商品征收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国务院于6月5日正式将巴西两大有组织犯罪集团列为外国

恐怖组织（FTO）和全球恐怖分子（SDGT），此举通过治外法权进一步对PIX的合规边界施加了国家安全层面的极限压力。由于PIX在巴西高度普及且属于央行资产，FTO制裁框架中的“物质支持”条款将使整个巴西金融体系面临次级制裁及失去美元清算通道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间市场冻结与支付系统瘫痪。面对Section 301与FTO双重制裁硬化前的关键窗口期，巴西正面临严峻的自主性考验。文章强调，旨在赋予巴西货币自主权的PIX正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此案不仅严重侵蚀了巴西的经济安全，更清晰地揭示了当代跨境数字治理中金融主权所面临的现实局限。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6/latest-us-squeeze-brazil-jeopardizes-its-financial-autonomy>

编译：陈奕好

9、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美元难逃衰落但不会骤然崩溃

6月9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其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副研究员戴维·罗尼克爾（David Ronicle）的文章《美元将走弱，而非崩溃》。文章认为，美元更可能沿着英镑曾经走过的路径，经历缓慢、曲折且伴随阶段性危机的衰落过程。从主导货币形成机制看，经济理论强调贸易计价与金融需求的自我强化，地缘经济学强调本国经济与安全资产吸引全球资本。这两个模型表明，巅峰期之后经济体

必然经历货币贬值，但其主导地位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能使贬值过程异常缓慢。文章以英镑历史为依据，反驳了“美元无替代品”的观点，以及“关于一个时期只能有一种主导货币”的假设，并根据当前市场份额与外汇储备趋势，指出欧元与人民币改革后可能发挥更大国际货币作用。文章反驳“稳定币将巩固美元霸权”的技术论，认为决定货币地位的仍是规模、低通胀承诺与财政信誉。文章认为英镑衰落过程漫长是因为全球英镑持有者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受控贬值”体系，当前美元资产亦会如此。同时，英镑不是渐进衰落，而是伴随多次全球货币危机。主导货币地位下降并不必然导致汇率贬值，国际货币影响力可以下降，但只要经济规模、政策信誉和资产吸引力仍然存在，其汇率未必同步崩塌。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6/dollar-will-decline-not-fall>

编译：贺宇希

1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式战争方式的终结

6月1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表其高级研究员凯特琳·塔尔马奇（Caitlin Talmadge）和访问研究员（Visiting Fellow）玛拉·卡林（Mara Karlin）的文章《美国式战争方式的终结？》。文章认为，二战以来，美国采用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战略，将军事力量投送到远离本土的海外地区以遏制和击败威胁，这建立在强大海军力量和

盟友伙伴网络两大基础之上。近期，美国在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削弱了伊常规军事力量，破坏其核计划。然而，战争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力量已不再能免于敌方打击。伊朗对弹药库、指挥中心等美国力量投送相关目标的袭击是协调有序的，可见其在战前已进行大量情报搜集。伊朗还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防空系统，试图击穿美国为保护自身和盟友建立的防御体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成本已经远高于过去的单极时代。未来，俄罗斯、中国等也可能认真研究并干扰这种美国式的战争方式。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其一，美国应大幅加快基地分散部署和加固工作，尤其在亚洲地区。其二，美国必须投入资源，快速补充并扩大弹药储备。其三，美国应加大对攻击型潜艇的投入，提升不依赖基地和航空母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四，美国应重新评估其中东军事部署的脆弱性、地区盟友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考虑向美国提供基地使用权的可能性等问题。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end-of-the-american-way-of-war/>

编译：高靓瑜

5、美国《外交事务》：公海通行或进入“付费时代”

6月9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艾萨克·卡登（Isaac Kardon）文章《美国是如何失去对公域的掌控的，以及为何

公海可能很快将收取通行费》。文章认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未能恢复海上通行，暴露了全球经济对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高度依赖，也显示出“自由航海”时代正在终结。文章认为，红海、台湾海峡、波罗的海、黑海等关键海域风险上升，正在冲击二战后由多边法律规范和美国军事优势支撑的开放贸易体系。战后美国凭借海空与水下力量维护了相对自由的海上秩序。如今，远程精确导弹、廉价无人机、海底电缆破坏和商业卫星情报等工具扩散，使小型行为体和中国等大国竞争者能够以低成本、不对称方式迟滞或阻断关键通道。美国依赖昂贵精密武器的战争模式，在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等行动中逐渐暴露出成本失衡和工业补给不足的问题。文章认为，中国并未直接挑战美国全球海军霸权，而是依托工业规模、导弹体系、港口网络和供应链地位，在西太平洋构建区域拒止能力，并通过出口管制、制裁反制和贸易胁迫削弱美国维护开放经济流动的能力。未来海洋秩序可能走向碎片化，各战略要冲或需分别谈判、付费、护航，商业航运也必须将政治风险纳入成本。文章建议，美国应避免过度依赖制裁和关税，转向精准制裁、集中海军力量，并维护仍受法治约束的贸易框架，审慎保全其剩余战略优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america-lost-command-commons>

编译：刘晓

12、美国CFR：特朗普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备忘录的可取之处与未解难题

6月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其人工智能方向高级研究员阮荣（Vinh Nguyen）和技术与创新高级研究员迈克尔·C.霍罗威茨（Michael C. Horowitz）的文章《特朗普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备忘录的可取之处与未解难题》。文章认为，特朗普于6月5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11号》（NSPM-11），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加速采用人工智能，并撤销拜登政府部分限制措施。备忘录强调在推进人工智能部署的同时建立“保证与问责”（assurance and accountability）机制，将责任纳入军事指挥链，要求人工智能系统具备可靠性、稳健性、可控性和安全性。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已无法掌控人工智能底层技术，而是依赖大型科技企业提供算力和前沿模型，因此正试图通过合同、测试评估和供应商多元化建立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力。同时，备忘录要求更新自主武器政策，并禁止非法国内监控，但对于谁有权界定人工智能应用边界的问题仍未解决。文章认为，该文件在强调人类责任、指挥链问责以及更新自主武器规则方面与拜登时期政策具有较强连续性，其核心议题实际上是“信任”。文章认为，国会应通过立法将相关原则制度化，并持续监督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

<https://www.cfr.org/articles/what-trumps-national-security-ai-memo-gets-right-and-leaves-unresolved>

编译：王一凡

13、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芯片供应链等发起重大打击

6月8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的文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芯片供应链及“间谍活动”发起重大打击》。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更新“1260H清单”，重新将长鑫存储（CXMT）和长江存储（YMTC）列入其中，这是进一步对人工智能与技术霸权争夺。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重新发布该清单，将长鑫存储与长江存储军民融合科技公司列入其中，旨在帮助政府承包商规避国家安全威胁。文章认为，内存芯片对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当前AI热潮推高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内存芯片公司的估值，导致行业供需失衡、价格上行。去年，CXMT占据全球DRAM芯片6%的市场份额，YMTC占据NAND芯片11%的市场份额，吸引美国科技巨头关注。文章认为，这两家公司芯片价格比竞争对手低15%，又均从中国“大基金”获得资金支持，并参与中国半导体自给自足计划，是中国政府补贴的国家龙头企业。若美国AI基础设施依赖这两家公司的芯片，中国将掌控美国计算领域的命脉。文章最后强调，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履行了应尽职责。此外，国会还应采取措施剥夺这些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避免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依赖中国芯片控制。

<https://www.hudson.org/technology/trump-administration-strike-s-big-blow-chinas-chip-chain-its-spy-game-michael-sobolik>

编译：李泓静

14、美国《外交事务》：美伊以冲突加速伊朗民族主义转型，将重塑中东权力格局

6月3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纳尔吉斯·巴乔格利（Narges Bajoghli）和教授瓦利·纳斯尔（Vali Nasr）的文章《伊朗的新大战略》。文章认为，美以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不仅未能促使伊朗政权崩溃，反而加速了其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促使伊朗从受宗教意识形态驱动的神权国家，转向由新一代技术官僚主导的务实型民族主义威权国家。在军事上，新领导层依托非对称作战模式，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构建新的区域权力平衡，以此反制美国海上封锁。在国内治理上，外部军事威胁在客观上弥合了长期的内部政治分歧，同时，国家凭借高效的战时资源配置维持社会运转，构建了基于绩效合法性与国家民族认同的新社会契约。在外交战略上，德黑兰彻底放弃了通过谈判换取西方解除制裁的幻想，转向深化双边及多边战略伙伴关系，并将“抵抗轴心”的功能从输出革命转变为构建务实的国家防御屏障。总体而言，美伊以冲突迫使伊朗放弃教条主义，转向理性的国家利益计算，这将深远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irans-new-grand-strategy>

编译：陆知宜

15、美国 CSIS：特朗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行政令延续轻监管路线

6月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主任阿洛克·梅塔（Aalok Mehta）和战略技术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劳琳·威廉姆斯（Lauryl Williams）的文章《特朗普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新行政令采取轻监管路线，显示加速主义者仍占主导》。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6月2日发布《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行政令，要求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强化联邦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防御，并由财政部牵头建立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信息交换机制，同时设立面向政府审查的自愿提前访问框架。但该框架仅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模型发布前最多30天自愿向政府开放访问权限。文章认为，Anthropic的Mythos和OpenAI的GPT-5.5 Cyber等具备高级网络能力的前沿模型，已推动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但行政令未实质改变行业主导政策议程的格局。文章称，该行政令更像是将现有企业自愿测试实践扩展至更多联邦机构，而非主动塑造行业行为。特朗普政府继续优先考虑对华技术竞争和大型科技企业关切，或与美国公众要求加强人工智能监管的情绪相冲突，并削弱美国人工智能长期全球主导地位所需的社会

信任基础。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w-light-touch-trump-ai-cyber-executive-order-reveals-accelerationists-still-rule-roost>

编译：黄千茹

16、美国《外交事务》：美国不应抛弃全球秩序

6月9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美国前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菲利普·戈登（Philip H. Gordon）的文章《不要抛弃全球秩序：美国依靠它，而且能够修复它》。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存在规则执行不一致、强权例外主义等缺陷，但过去80年中，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多边机构、开放贸易、航行自由和安全保障，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支撑了人类历史上最稳定、最安全和最繁荣的时期。该秩序有助于避免大国战争、遏制核扩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减贫，并促进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扩展，因此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已经终结以及美国应摆脱维护这一秩序负担的判断不符合事实。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总体上增强而非削弱美国国家实力。尽管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限制移民、破坏法治和裁减科研支持等政策正在严重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秩序死亡并非必然，而且一旦失去，人们将深刻感受到其价值。文章呼吁，下一届美国政府不应放弃国际秩序，而应推动其改革更新。文章强调，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非完美，但仍远优于目前可见的替代方案，美国应修复

而非抛弃这一体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dont-give-global-order>

编译：郜捷

17、美国 CFR：特朗普改版后的“粮食促进和平”项目绕开了最接近饥荒的国家

6月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高级人道主义顾问萨姆·维格斯基（Sam Vigersky）的文章《特朗普改版后的“粮食促进和平”项目绕开了最接近饥荒的国家》。文章认为，202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被拆解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紧急粮食援助项目“粮食促进和平”被转移至缺乏国际人道主义和灾害应对经验的美国农业部，项目效率和救助方向均出现问题。文章认为，美国农业部新方案过度强调采购美国农产品和使用美国船旗运输，把有限资金更多导向农业和航运利益，削弱了项目灵活性和危机响应能力。文章特别指出，苏丹、索马里、南苏丹、也门等接近或处于饥荒边缘的国家未被纳入项目名单，而部分未达到紧急门槛的国家却获得援助，显示项目目标与实际配置脱节。文章还警告，“贸易优先于援助”的思路可能重演海地案例，即以美国农产品出口削弱当地农业生产，致使受援国依赖加深。文章主张美国应扩大援助覆盖范围、修改美国商品和运输支出比例，并将“粮食促进和平”重新纳入更完整的人道

主义响应体系。

<https://www.cfr.org/articles/trumps-revamped-food-for-peace-by-passes-the-countries-closest-to-famine>

编译：张泉

18、美国 CSIS：北约峰会聚焦“北约 3.0”再平衡美欧责任与遏俄核心任务

6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研究员乔纳森·伯切尔（Jonathan Burchell）的文章《北约安卡拉峰会：“北约 3.0”的实践》。文章认为，即将于7月召开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正值联盟关键转折点。在美伊战争持续、中东局势动荡、欧洲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北约亟须放弃“把美国人留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把俄国人挡出去”的旧共识，转变为“保持美国承诺、提升欧洲能力、遏制俄罗斯”的新战略契约。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未事先与盟国协商，此举引发欧洲不满。欧洲认为此举分散了对乌克兰的关注，且法律与战略依据存疑。同时，美国关于格陵兰的言论加深了欧洲对主权与联盟行为边界的敏感。尽管北约第五条不覆盖成员国发起的域外行动，但欧洲盟国仍提供了基地、过境、后勤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合作，这基于主权自愿而非联盟义务。文章认为，美国退出北约将是战略错误。管理中国挑战依赖与有能力盟国的合作。北约仍需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同时推动欧洲成为“可信的首响应者”，将国防投入

真正转化为可部署的作战力量、工业韧性及战备能力。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ato-ankara-summit-nato-30-practice>

编译：黎彤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黎彤、白一冰、罗方婕、陈奕好、贺宇希、高靓瑜、刘晓、王一凡、李泓静、钟珺雯、张佳延、孙韵雯、杜宛鸿、张方琼宇、高美琳

审核：许嘉伦、钱嘉童、周武华、申青青、刘源、郑乐锋